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飛陀全傳

第八回 圓和尚管待石信 跳陀子最怕脫空

詩曰：五百年前是一家，東挪西借與馱拿。四海之內皆兄弟，不俱僧道總權杖。

且說陀子隨了圓和尚、扁長老來到想心寺，陀子先進山門為大。但見，一座天王殿，殿上供了一位糯米菩薩，兩邊站了銅金剛、鐵羅漢。陀子走過天王殿，來到代人殿，殿上供了一位張王溝的菩薩，旁有一副對句，上寫著：

無事不登三寶殿，每日清晨一炷香。

又看左邊掛了一個木鐘，右邊懸了一口皮磬。殿中有個韓和尚，在殿裡時刻撞木鐘，這才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，在家閒和尚請到一員僧。殿中一尊借花現佛，雖然裝頭蓋面，卻是泥塑木雕。陀子只認得睜眼的金剛，卻認不得閉眼的佛。此時不看金剛看佛面，平時不燒香，臨時抱佛腳，才曉得人是一口氣，佛是一爐香。

陀子便與閒和尚見了禮，又到後邊看看，半截觀音旁邊擺了一支愛富嫌瓶，瓶內插著一枝又雞剪柳。陀子上前拜了二十四拜，拜到二十三拜上，口內便說道：「只求菩薩發個假慈悲，好楊柳枝兒大家灑灑！」

拜罷，但見左邊是個善門難開，右邊是個公門，叫個公門裡頭好修行。少頃，擺出飯來，卻是鄉里人不識盡飯，都是飯糰子。又擺出四樣素菜：一樣醬缸裡茄子，一樣有益無筍，一樣快刀打豆腐，一樣豆芽菜沒搵兒。陀子用過了齋。原來寺中先是一個和尚挑水吃，後來兩個和尚抬水吃，如今三個和尚倒沒水吃了。

有圓和尚、扁長老望陀子說道：「今日相逢足下，三生有幸。俱是龍華會中人，你也不必投懸天上帝處。這邊有個不老城，城中有一位脫空祖師，門下許多弟子，明日就是說法之期，可以說得天花亂墜，有影無形。常言道：東方也是佛，西方也是佛。不如歸依了他，勝似懸天上帝。」陀子又道：「在下是不歸依他的。常言道：和尚得錢經也賣。衣冠禽獸、佛口蛇心依佛法要餓死了，依王法要打死了。齋僧不飽不如活埋。況且陀子最怕脫空，一到脫空時就不能跳了。」圓和尚、扁長老道：「不妨，不妨。脫空祖師有許多回債良方，可以說出一朵蓮花來，只當他藕吃多了。自古燒香不如還俗債，再者賊要考，債要討，有借有還下借不難。」陀子道：「若不是二位長老在水中搭救，我也不得到此想心寺，況且做和尚就要剃了頭髮，打盡飯窮出主意來，光頭滑腦抓拿不住，還能跳陀子麼？」圓和尚、扁長老道：「我等勸人終有益，前邊有一苦海，甚是難過，叫做苦海無邊回頭是岸。」陀子任他風波起，只是不開船。圓和尚、扁長老再三相勸，陀子只當耳邊風。眾和尚見陀子不肯，正是：

滿堂僧不厭，一個俗人多。

就請陀子安歇。於是眾和尚念起歪嘴經來，拜起咽喉子懺來。盡蠟燭唸經把木魚子敲破了幾個，真正癩和尚做不出個好齋來。圓和尚私下望扁長老說道：「我們不必苦勸他，他縱然依允，也是強拿和尚捏角兒，那時就進了山門，殺和尚有了他沒有我。」一宿無話。

次日早間，陀子別了眾僧，又走些之字路，路不平旁人鑿。又過三個黃梅、四個夏。那日正朝前跳，會見三個人面不熟。陀子上前請問三人姓名，那人回道：「在下姓白，名賴，草字無恥，住通州謊縣一溜街。這就是兩個舍舅，一個叫莊麻龍子，一個叫莊麻虎子，同在脫空祖師門下，學了許多回債的方兒，今特歸家回債。還未請教先生尊姓大名。」陀子說了姓名，三人大吃一驚，道：「原來是個時人兒，失敬，失敬！」陀子道：「大哥何不將回債之方說與在下聽聽？」白賴說道：「家師有四句偈語道：不管海枯並石爛，休言滄海變桑田。任他來世為驢馬，主張拿定不還錢。」陀子一聽，點了一點頭，便與三人分別。白賴歸家回債，莊麻龍子、莊麻虎子前去投軍，陀子往逼上紅城。正是：

庸人自有庸人福，終日昏昏瞎打纏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一言難盡。